

人的一生 要住多少房子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是美女一统天下，还是酷男占据文坛？是美女更美，还是酷男更酷？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女酷男们将我们的精神引向何方？

顾前



申维



蒋亚林



中跃



赵刚



陶文瑜



刘照如



马季



鲍十



王宏图



- 《打牌》
- 《跑保险小戴的幸福生活》
- 《生活像气球》
- 《人的一生要住多少房子》
- 《新闻简报》
- 《米色牙齿的女孩》
- 《从前有座山》
- 《城市上空的呼喊》
- 《塞纳河的春天》
- 《春秋引》
- 《玫瑰婚典》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

人的一生 要住多少房子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是美女一统天下，还是酷男占据文坛？是美女负美，还是酷男负酷？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女酷男们将我们的精神引向何方？

主编 申维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一生要住多少房子/中跃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6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申维主编)

ISBN 7 - 5371 - 4497 - 4

I. 人… II. 中…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232 号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1—4)

人的一生要住多少房子

出版/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规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5371 - 4497 - 4/I·4053

全四册总定价:80.00 元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

顾前 申维 中跃 陶文瑜 马季 蒋亚林

赵刚 刘照如 鲍十 王宏图

联合制造

人的一生要住 多少房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序

——“先锋”之后的中国文坛

著名文学评论家·葛红兵

小说在中国现当代生活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篇小说发表全国震动的事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先锋小说式微之后，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便似乎每况愈下了。先锋写作衰微之后，中国小说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方面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纷纷改版改刊，另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先锋精神萎缩，写作思想、技术上不思进取，二者构成了1990年代下半期及至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主流景观。

先锋写作继承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和技术上双重的创新意识，颠覆了中国文学代圣贤立言的思想道统以及以时间为本位的叙事文统，开创了中国文学在小说文体上自由自觉的新局面。但是曾经的先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便渐渐失了锐气。电视电影的招安，体制写作的收编，各种奖项的眷顾之后，曾经的

颠覆者成了害怕颠覆的人。他们害怕因为不断地改变自己而被人们说成不稳定、不成熟,他们害怕因为不断探索而失去已经争取到的读者、编审、导演,他们为保住已经取得的市场而放弃了革新、突破、追求,相反他们采取了保持、稳定、固守的策略,曾经的颠覆者在今天已经成了需要固守、退却的人。李锐的《万里无云》对于当年他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来说无疑是重复的,虽然在艺术上更为精制,但精制的另一面是拘谨,作者的情感含量减少了,而思想上较早先的明确的启蒙立场而言,现在变得暧昧模糊了;再例如《暗示》,虽然这部小说再次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但比较于韩少功 1985 年的《爸爸爸》、《女女女》,其探索的意义可说是微不足道。

由此,1999 年我和几个朋友提出了“后先锋写作”的概念,是年《青年文学》、《作家》等联合推出“后先锋”专栏,发表大量新锐作家作品,我、谢有顺、施战军、梁燕萍等先后发表文章对“后先锋小说思潮”进行了理论界定和评说。时隔 4 年,当年在后先锋阵营中初发小说的朋友们,许多已是当今文坛知名人物。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先锋之后中国文学如何自处?”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先锋写作 20 世纪 90 年代后创造力衰颓,很显然“后先锋”的出场对于这种局面是一种适时的反动,后先锋的使命是在精神上将文学的先锋立场贯彻到底。

先锋性永远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基石。人类对已有的一切的

满足是相对的,而不满却是绝对的;人类对现状的认可是暂时的,而对未来的企盼则是永恒的;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同是有限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却是无限的。这是先锋思想存在的依据。文学为人类提供审美理想,而不仅仅是描摹生活,它先天就是不满和期望的产物。“五四”先锋作家正是站在这一基础上,才造就了“五四”那伟大的审美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进作家再次抬起了“五四”文学的这一命题,这才诞生了人本主义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盛行以及作家对写作方式、方法的不断地反思和革新。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真正的先锋精神失落了。艺术上的创新被商业上的操作代替了,精神上的反叛被利益上的考量抵消了。如果先锋写作的精髓在于思想上的颠覆和艺术上的反叛,那么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以来面对人在商品面前的异化以及文学在商品面前的异化局面,我们有必要说,先锋写作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

这些年我非常关注后先锋作家的写作,对他们的创作也进行了必要的追踪。如今,从创作量上来看,他们已经成了各文学期刊及文学网站最活跃的创作群体,从创作的质上来看,他们中也已经诞生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虽然从较高要求看,他们和当年的先锋作家尚有一些距离,但他们在个人化写作方面,在感性美学的探索上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是不同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强调这一点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坛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中国当今非常活跃非常有潜力的写作群体，从他们的生活积累，从他们的写作状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将他们从当今文学创作的一般状况中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做一次集合式展示很有意义。

“后先锋”文学创作群体，在新世纪市场经济定型的背景下，以“个体”、“感性”、“身体”为核心语汇建构着新型的个体文化，他们是中国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伦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转型、实用理性文化向审美文化转型的催生者。进而言之，他们还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价值模式的革命，他们反对成规、睥睨范式、追求创新的精神，还对小说构成了一种文体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先锋写作，作为对生活现实以及写作现实双重否定的结果，作为破坏和自我破坏、建构和自我解构的双重经验实体，它是最彻底的实验主义的文学写作范式。

在价值观念上，它是固执的，它坚持关于人的主体性解放的元叙事，它相信“人性的普遍解放”这个命题，固执地相信任何语言的合法性都要经受这个命题的检验，因而作为早期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人性”、“个性”、“自由”等依然是后先锋维护的目标。它立志于人的感性解放，反对人的感性在封建意识形态结构中以及在商品经济中的双重异化，它反抗非人境遇，永恒地祝

福人的激情、回忆、渴望、爱恋，并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使人的感性得到审美的解放，它将人的自由存在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在价值观念上它坚持从激情的维度从事文学创造，坚持人的主体性在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审美人的过渡上的等级划分，呼唤人从没有规定性的纯粹主体经由历史主体而确证自己为审美主体。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后先锋写作强调人的主体重建，试图将人的主体性放在历史之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在时间序列中的因果联系，试图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模式，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对文本深度价值的重建。

我希望“后先锋”成为这个时代最敏锐、最负有使命感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立场，这也是这一命名的意义。也许是惟一的意义，但是这就够了，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重要了，就已经使它有了存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说，“后先锋”不是具体的写作图式、写作方法，而是一个出发点。

这是世纪之始，这给予后先锋写作群体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在一个世纪初始，在一个旧世纪已经离去，新的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刻，这个时间段对写作的人们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未来的审视，历史的沧桑在他们的心底已经过去，命运的更明朗的可能向他们显示了出来，他们是否已经感

到了时间大师令人鼓舞的预言,他们的心底是否已经有了更自觉的承受和寻找?

作者简介:

葛红兵:文学批评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主编。

目 录

顾前·打牌·····	(1)
申维·跑保险的小戴的幸福生活·····	(33)
申维·生活像气球·····	(65)
中跃·人的一生要住多少房子·····	(103)
陶文瑜·新闻简报·····	(143)
马季·米色牙齿的女孩·····	(167)
蒋亚林·从前有座山·····	(195)
赵刚·城市上空的呼喊·····	(213)
刘照如·塞纳河的春天·····	(225)
鲍十·春秋引·····	(249)
王宏图·玫瑰婚典·····	(267)

打牌

顾 前

无业，写小说，现居南京。

—

周末的晚上是打牌日，大家齐聚老龙家，打到深更半夜。除了周末，有时一个星期内还会另打一到两个晚上的牌，日期则不定，要看大家的时间和兴致了。打牌的地点总在老龙家，以前也到酒吧或茶馆打过，后来大家觉得花费太大，就固定在了老龙家打。当然，人员也是基本固定的，总是我们六个人：老龙和他老婆庄梅、我、老许、老周、老曹。偶尔也有别的人加入，但他们都属于匆匆过客，打过几场就不参加了，只有我们六个人矢志不渝。我们打的牌叫作“找朋友”，五个人打正好，六个人打也可以（一般老龙和庄梅夫妻俩是轮流上场），积分最后的人给第一名二十块钱，积分倒数第二的人给正数第二的人十块钱，积分中间的人则不输不赢。一千分为一局，一晚上打两到三局，输赢顶多也就四五十块钱。小赌大开心。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是九十年代初开始去老龙家打牌的，那时我和老周先后离了婚，都感到晚上的时间难以消磨，我俩就开始不停地约朋友去老龙家打牌。开头打牌的朋友还比较杂乱，今天这个朋友来，明天又换了一个朋友，可几经淘汰，最后就剩下了我们六个人。别的朋友不是对打牌兴趣不大，就是有家室拖累，晚上老出来不方便。在我们六个人中，我和老周是没有老婆的——离婚后都没有再婚，老龙庄梅夫妇俩没有孩子，老许和老曹虽然有老婆孩子，但想必居家过日子也很无聊，所以情愿和我们经常打打牌来作为生活的调剂。这样，我们六个人就成了打牌的最佳组合。我记得，最初几年，我们打

牌也不像现在这么勤，主要是我和老周两个打牌的主要发起人有时会做点别的事：老周时不时要谈个恋爱，我则有时候要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作。也就是这四五年吧，牌才越打越勤，到后来形成了固定的打牌日。这也是因为我和老周的时间固定了：老周在最后一次恋爱失败后，对爱情彻底绝望了，发誓只搞腐化，再不恋爱了，而我也已经辞职下来，当了自由撰稿人，只在白天写作了。

九十年代初，刚开始去老龙家打牌的时候，我们都还只有三十岁左右，彼此要么直呼其名，要么以“小”什么的相称，如今差不多十年牌打下来，我们也都在不知不觉中，一律以“老”什么的相称了。哦，青春不再了。

二

我们一致认为，老龙是我们朋友中间最有福气的人。老龙以前在一家机床附件厂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从厂里下来，开始做生意。老龙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开过咖啡馆，书店，誊印社，还搞过水产品批发，室内装潢，盗印图书，房产中介等等，但所有这些生意，无一例外，都以做砸了而告终。老龙身上有一种罕见的优良品质，那就是什么事情都不上心，也就是说不负责任，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这种罕见的优良品质保证了老龙永远和忧愁、焦虑、烦恼无缘。记得他开书店那会儿，我没事常去转转（那书店离我家不太远），我去了十次有九次他都不在。那书店只有十个平方米左右大，老龙居然还雇了个女营业员看店，他自己则整天泡在围棋馆里下围棋。我难得一

次碰到他在店里，也不见他招呼顾客，只是在那里和女营业员（一个苏北小姑娘）打情骂俏。后来书店越开越不景气，雇不起营业员了，老龙就找了种种借口让他老婆庄梅在单位里请病假来给他看店，他自己照样整天泡在围棋馆里不出来。

前些年，老龙进行了最后一搏。他跟自己的亲戚借了几万块钱，跑到深圳去做光盘生意，据他说这生意利润非常大，发财的人下海了。临走前，他生意还没开始做呢，就先给自己装备了中文传真机、手提电脑、摩托罗拉手机（他是我们朋友中最先用手机的人）。他去了深圳没几个月就回来了，结果当然不会例外：钱已经统统赔光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进了一批黄色光盘，还没等他把这批光盘发出去呢，就碰上了扫黄，货被没收了不算，还被罚了款。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具体详情就不得而知了。尽管如此，老龙依旧坦然，我曾问过他：“欠了这么多债，他怎么还呵？”

“慢慢还就是了。”老龙说。

“你也不急呀？”

“急有什么用？要是一急就能把债还了，那我就天天急，可这没有用呵，兄弟。”他像是在开导我。

这次生意做砸后，老龙就再没有干过事了，每天也就是在棋馆下下棋，找人聊聊天，要不就是一个人家里打打棋谱。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整天这样过日子，照理心情是不会太好的，也容易颓废，但老龙恰恰相反，精神状态可以说是我们朋友中最好的。一头披肩长发任何时候都梳得一丝不苟，身上从上到下全是名牌（虽然有点半新不旧了，全是他做生意时添置的），包括几百元一条的裤腰带、打起来噼啪作响的进口打

火机。跟朋友在一起，他是最稳定的活跃因素，倒不是说他多么具有幽默感，而是谁都喜欢拿他开开玩笑，并且无论是多么出格的玩笑，他也从不生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待庄梅的态度更是极为健康，没有一丁点落魄的感觉。简单地说，他对待庄梅就像一个成功人士对待自己的糟糠之妻一样，完全一副屈尊伏就的架势，对庄梅呼来呵去，动不动还要训斥两声。比如我们在他家打牌，通常一局牌结束，都有个局间休息，也就是喝喝啤酒，吃点零嘴，再聊聊天。这时候啤酒如果不够喝，或是零嘴的花样过于单调，老龙就会毫不留情地训斥庄梅：“你怎么就买这两瓶啤酒，拿不动呵，还要我去跟你抬吗？去去，再买几瓶来。”或者：“你买这么多烂花生米干什么，谁要吃呀，你怎么就这么笨呢？”

应该说，正是老龙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或者说他这种性格，使他过得十分悠闲自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老龙是我们朋友中最有福气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老龙这样的有福之人，也并不让人羡慕。比如我就为老龙的将来担忧，他什么社会保险也没有，现在还可以靠着庄梅的工资和他父母时不时地塞给他的一点钱过活，但将来怎么办？老周说：“老龙还有什么将来？现在就是他的将来。”老龙听了老周的话嘿嘿直笑，看来他还是颇为赞同老周的话的。当然了，像老龙这样的有福之人，在任何情形下，肯定都不会被饿死的。我确实有点为古人担忧了。

三

老曹打牌时显得精神涣散，总是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比

如谁都看出谁和谁是朋友了（打这种“找朋友”的牌朋友是隐蔽的，彼此间暗中呼应和帮忙），惟独只有老曹仍然分不清敌我，逮到朋友乱打，闹得谁和他一家都叫苦不迭。其实老曹以往打牌不是这样的，他向来以沉着稳重、算度准确而著称，这天晚上他的牌技之所以发挥的如此失常，我们全都知道是因为他心中有事。

最近老曹家里情况有些异常。他老婆忽然之间每周有四到五个晚上要出去应酬“客户”（他老婆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部门副经理），并且每次出去都要打扮得花枝招展，这对于一个四十岁出头的老妇女来说，是稍稍显得有点不太合乎情理的。还不止于此。从前，老曹的老婆要添置新衣服，总要拉老曹和她一起上街逛服装店，用老曹的话说就是：“我老婆的审美观比较差，只有我说好看的衣服，她才敢买。”现在可不同了。老曹时常在衣柜里发现他老婆新买的各式价格昂贵的时装，有时他老婆晚上临出门去应酬“客户”，他才突然发现她身上穿的衣服他从没见过。“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老曹酸溜溜地说道，“我怎么不知道。”“干什么，”他老婆的口气很冲，“我买套衣服也要向你汇报？”最让老曹不可理解的是，尽管他老婆买了那么多昂贵的时装，可家里的钱丝毫不见减少。问她，她就说公司里又额外发了什么什么钱，可是以前公司里怎么就不额外发什么什么钱呢？那么，这些时装真是她买的呢，还是有人送的？谁会平白无故地送人这么昂贵的时装，是雷锋吗？

一天晚上，他们的儿子发高烧发到四十度，可她仍然要出去应酬“客户”，结果老曹只好自己带着儿子去医院吊水，其间她甚至都没有给老曹打个手机来问一声儿子的病情怎么样